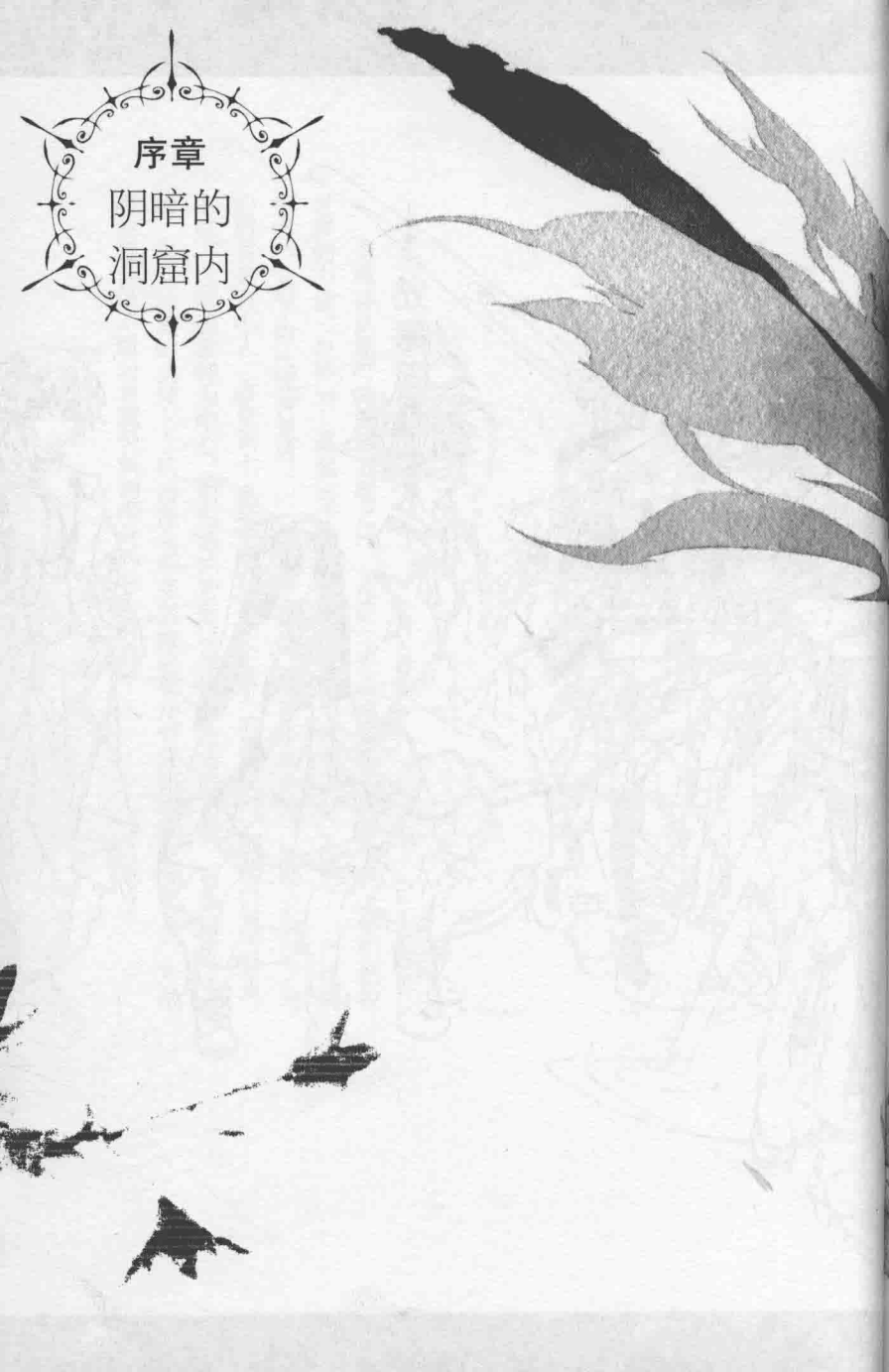


序章
阴暗的
洞窟内



他的双手无法动弹。

不仅如此，双脚也无法移动，发不出声音，更无法坐起身子。他的眉毛、眼皮、嘴巴、舌头、脖子、肩膀、胸口、腹部、脊背……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无法动弹。

如今，他的整个身体躺在冰冷的土地上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双手双脚随意地摊在地上，双眼仰望着阴暗的洞顶。水滴从顶上滴落，打在他的鼻尖上。他没有任何反应，一动不动。

然而，他还活着。

他所在的地方，是魔哭领中央北部广阔的山岳地带的一角。过去鲜花圣者曾在这里，被魔神的触手击中腹部，失去呼吸昏迷在地。于是，这片土地被取名为“昏倒山地”。

北风从海上吹来，空气冰冷刺骨，在魔神释放的瘴毒影响下，周围一片红黑色。

山脚的树海之中，有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大洞窟。而他，正躺在这洞窟之中。

常人若是看到他的模样，恐怕会情不自禁地转过身去吧。

他皮肤干涸，呈现土色。一部分皮肤已经溃烂，暴露出里面的肌肉和脂肪。

他的头发肆意生长，肮脏不堪。简陋的衣服已彻底干瘪，破得如一块抹布。

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他脖子的后面。那里紧紧附着着一只巨大的虫子，大小约短剑一般，身体分成很多节，长相奇特，拥有宛如蜻蜓一般的翅膀。虫子的触手和足底，深深地刺入他的身体。

这简直就是一具被抛在此地，任由其腐烂的尸体。

然而，他确实还活着。

一盏小小的油灯垂吊在洞顶，照亮了他所处的洞窟。光线过于昏暗，映射出的景象十分诡异。

平整的洞窟地面上，排满了尸体。他们都跟他一样，仰面平躺在地。尸体男女老少都有，外貌不一，形形色色。可是，每一具尸体都跟他一样，皮肤干瘪，全身腐烂。而且，还有一个相同之处，就是每具尸体的脖子后面，都有一只奇怪的昆虫。

尸体的数量恐怕不止一两百，数之不尽的尸体，就这样井然有序地横竖排列着。

他所在的位置，在成排尸体的中央附近。

而且，他就活在那里。

无法动弹，说不出话。只看外表的话，与其他的尸体没有任何不同。尽管如此，与其他的尸体相比，他还是有一点不同——

他还残留着一颗能思考的心。

注视着阴暗的洞顶，倾听着水滴等各种声音，他专心致志地思考着一件事——

必须想办法拯救六花的勇者。

他心里很清楚，六花的勇者如今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。事态极其严重，完全不是七百年前和三百年前的勇者们所克服的困难所能比拟。

更严重的是，六花的勇者们恐怕还没有察觉到这件事。

那只被称为铁古涅乌的凶魔头领做到了怎样不可思议的事、准备了怎样恐怖的杀手锏，六花的勇者们恐怕还并不知晓。

六花的勇者是能拯救世界的战士，拥有过人的洞察力，能使用超乎常人的圣者之力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觉得他们也无法知

晓铁古涅乌杀手锏的真相。因为铁古涅乌所准备用来对付他们的杀手锏，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存在。

他心里很清楚，能把铁古涅乌的阴谋告诉六花的勇者的人只有自己。因为了解铁古涅乌的计策真相的人，全世界只有他一人。如果他不能拯救“六花”，世界就将毁灭。

他的身体无法动弹，无论是双手双脚，还是嘴巴和手指，都无法动弹。然而，世界的命运却落在了他的肩上。

这不是能否做到的问题，而是必须完成不可。一定要拯救六花的勇者，他坚信，无论境况多么糟糕，也一定会有希望。

一定要告诉六花的勇者，铁古涅乌所制造出的绝对杀手锏——有关黑色徒花的真相。





第一章

一时之圣者与 黑色徒花

魔神苏醒以后的第十七天深夜，在斩指森林的一个角落，八人围坐一圈倾听多兹的述说。

“现在娜谢塔尼娅身上的第一枚假纹章，就是时之圣者哈尤哈在三百年前交给我的东西。”

说完这番话，多兹停顿了一下，扫视了一圈所有人。

“在说出能打败第七人的线索之前，我必须先说一下哈尤哈的事。对于哈尤哈，大家需要我的详细介绍吗？”

“喵，不用啦。就算是俺，也知道哈尤哈的名字。” 汉斯说道。

芙蕾米也摇了摇头，表示不需要。其他的同伴自然也不必多说，只要是生活在这片大陆，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这个名字。

时之圣者哈尤哈·普雷西欧，作为第二代六花勇者的一员，是击败魔神的最大功臣。在幸存者刃之圣者玛丽的遗书中，详细地记载了关于她的生平事迹。

据说，哈尤哈能操纵她所触碰之物的时间。凡是被她触碰过的同伴，能用比平时快数倍的速度行动片刻，而被她触碰到的敌人，速度则会降低至平时的几分之一。

她的能力虽然没有丝毫杀伤力，威胁却是巨大。只要能触碰到对方，不管是怎样的对手都将失去战斗能力。缺少了她，第二代的“六花”是不可能获胜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据书中记载，她的性格古怪，身穿一件如孩童涂鸦般花纹的长袍，头上扣着一个大木碗，用以代替帽子。总是穿着左右不同的鞋子，右手戴着一只破手套。

她的酒量深不可测，酷爱下流段子和冷笑话，平时老说一些瞧不起同伴的话，行为举止反复无常，又总是擅自行动。刃之圣者玛丽诚实地表示，她的性格无论从哪方面来看，都不是受人喜欢的类型。

而且，她还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谜团。在击败了魔神之后，返回故乡的途中，她突然消失了踪影。最后见到她行踪的地方，是在靠近魔哭领的一个村庄里。

那时候，筋疲力尽的三位圣者久违地用人类的食物塞满自己的嘴巴。哈尤哈把酒倒进头上的木碗，开怀畅饮。她喝了吐，吐了又喝，直到把村子里的酒全都喝完，她告诉同伴自己要去解手，离开了房间。

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

从那以后，她就音信全无。有人说她被凶魔抓住杀死了；有人说因为害怕她的力量，被某个国王监禁了起来；到最后甚至有人说她是因为“六花”同伴之间的感情纠葛而被杀害的。

大陆各地也都有人说见到过疑似哈尤哈之人。可是，谁都没有确凿证据。

难以想象她是死了，因为就算在哈尤哈失踪之后，时之神殿也没有选出新的时之圣者。只要时之圣者还活着并拥有能力，就无法诞生新的圣者。

搜索一直持续了五年，却没有任何结果。最终，时之神殿选出了新的圣者，于是才得出哈尤哈已死的结论。

“难道说哈尤哈她……”

看到莫拉低声嘟囔，多兹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“正如你所想的，哈尤哈在打败了魔神之后，又回到了魔哭领。魔神究竟为何物，她想要探索这个真相。”

多兹不经意地低下了头。从它的侧脸之中，阿德雷特感受到了它失去心爱之人的寂寥。

“大约在击败魔神的一个月之后，哈尤哈来到了这里。她背着一个巨大的酒桶，突然出现在了我和铁古涅乌和卡古伊库的面前。”

阿德雷特有一丝疑惑：它们三位头领应该是敌对关系，当时为何会在一起呢？

多兹像是发现了他的疑问，改变了话题。

“在述说哈尤哈的事之前，稍微提一下我们的事吧，关于遇到哈尤哈之前的我们三个。”

“让人很感兴趣啊！”

“那个时候，我、铁古涅乌和卡古伊库，我们三个还是朋友。当时的我一直相信，我们之间的友情将是永恒不变的。”

大约五百五十年前，从魔神的躯体中生出了一个小小的肉块。尽管肉块小巧玲珑，可有手有脚，并拥有生存的本能。肉块在地上匍匐，拼命地逃脱魔神触手的攻击。最后，它十分幸运地逃出了触手能攻击到的范围。

这便是凶魔的诞生过程。除了芙蕾米等一部分例外，所有凶魔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降生于世。

活下来的肉块靠魔哭领里的小动物和果实为食，缓慢地进化。有一个肉块在经历了十年的岁月后，才拥有了瘦弱的小狗模样。经历了五十年的岁月后，掌握了操纵雷击的技能。最终，它拥有了如人类一般的智慧。此时距离它降生于世，已经过去了约一百年。

然而，凶魔即使有了智慧，也没有思想。它的唯一愿望便是复活魔神，杀光人类。它唯一考虑的便是如何杀死人类以及服从更高等的凶魔。

这只凶魔后来得名多兹。当初的它也不过是一只平凡的凶魔。

在它出生以后大约过了两百年的时候，多兹——尽管当时

还没有名字——发生了意想不到且不可思议的进化。凶魔通常是根据自身意愿来进化自己的肉体。可是，罕见的是这只凶魔发生了自己期望之外的进化。

通过这次进化，多兹拥有了感情。

魔哭领总是回响着凶魔的哭声，不能杀人的痛苦、败给六花勇者的不甘，还有绝对的主宰魔神被残忍封印的悲伤。魔哭领便是因为凶魔们的哭声而得名。

这哭声从出生那刻起就一直传入耳内，自己也曾发出过。

有一天，当多兹听到这习以为常的哭声，突然感到胸口莫名的疼痛。它花费了十年的岁月，才弄明白这种疼痛意味着什么。

这就是所谓的悲伤。不是因为不能杀人而悲伤，不是因为魔神失败而悲伤，多兹之所以会悲伤，是感受到了其他凶魔的悲伤。

凶魔绝不会为了其他凶魔的死而悲伤，凶魔绝不会因同情其他凶魔而痛苦。它们唯一的感情便是服从魔神的命令。所谓的同伴意识，是人类独有之物。

然而，多兹却不同，它为其他凶魔的痛苦而叹息，希望其他凶魔能获得幸福。这对原本只为杀人而降生的凶魔而言，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进化。

从那以后，多兹便饱受孤独的折磨，没有凶魔可以理解它内心的痛苦。它被斥责为蠢货，作为不被理解的异类遭到驱逐。于是，多兹离开了当时所属的凶魔集团，浪迹于魔哭领。

孑然一身的多兹以咯血谷边缘的一块大岩石为家。它日夜眺望着人类生活的大陆，同时倾听着从背后传来的凶魔哭声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多兹都在反复祈祷，希望有朝一日，

凶魔活着不用再整日哭泣，希望魔哭领不用再被称为魔哭领。

它发誓要打败六花勇者，复活魔神，建立一个凶魔们能开心生活的世界，并日夜思考着实现的方法。

有一天，多兹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只凶魔。它拥有银色鬃毛，身穿银色铠甲，双脚直立行走。多兹过去曾见过它好多次，这是一只实力超群、不属于任何群体的奇特凶魔。

那只凶魔跟多兹一样，站在岩石之上眺望着人类的世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那只凶魔轻轻地说道：“你也是吗？”

多兹抬起头，看到了那只凶魔。

“我也是。”

然后，那只凶魔把手上的无花果递给多兹。看到果实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嘴巴，于是多兹发现这也是一只凶魔。

“我也是哟。”

多兹点了点头，冲着两只凶魔说道：“是的，我也一样。”

寥寥数语已经足够，它们互相理解，结下了友情。它们心怀相同的愿望，分担相同的痛苦。

为了从人类手上解救凶魔，日夜锻炼自己的狮子凶魔。

为了赐予弱小的凶魔们力量，献上自己肉体的无花果凶魔。

为了让凶魔走上幸福之路，不停思索的小狗凶魔。

它们成了朋友，并互相给对方取了名字。狮子凶魔取名为卡古伊库，无花果凶魔取名为铁古涅乌，小狗凶魔取名为多兹。

它们是这世上仅存的三只对凶魔拥有关爱之心的凶魔。

时间到了三百年前，与六花的勇者之间发生了第二次大战。

结果十分惨烈，魔神又遭到封印，许多强大的凶魔都失去了性命。

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，凶魔没有统率全军的头领。凶魔们都分为几十个小群体，各自分散地与“六花”战斗，然后被逐个被击破。

要想将其他凶魔收于麾下发号施令，就需要有压倒性的力量。然而，直到最后也没有出现拥有能继承魔王泽夫雷亚那般实力的凶魔。

其中，以卡古伊库为首的多兹等凶魔组成的群体，可以称得上是骁勇善战。

多兹负责制定策略，侦察敌情。卡古伊库则与“六花”正面交锋。铁古涅乌将力量分给手下的凶魔，用来支援多兹和卡古伊库。

它们登上了人类的大陆，在某个村子设下陷阱引诱“六花”，然后杀死了以为魔哭领还远而放松警惕的风之圣者萝伊。斩指森林一战，它们从地面和树上同时发起偷袭，让剑圣波德尔身负重伤。不仅如此，它们还识破了哈尤哈和刃之圣者玛丽的佯攻战术，一度成功守住了落泪乡。

然而，奋斗终成一场空，接连不断地战斗让三只凶魔筋疲力尽。它们没能守住哈尤哈她们的第二次袭击，魔神在落泪乡被打败。

“什么喵，听了这么久还以为你要说什么，结果只是炫耀吗？”汉斯耸了下肩，打断了平静述说着的多兹，“很抱歉喵，俺可没工夫听你说这些无聊的事。”

“失礼了，我这就进入正题，请再稍等片刻。”

多兹并不在乎汉斯的挖苦，继续往下说了下去。

对阿德雷特而言，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话题。凶魔的诞生和进化过程，对于阿德雷特的师父奥特洛来说也是一个谜团。如果时间允许，阿德雷特很想知道整个来龙去脉。还有，能从凶魔角度来讲述第二次的“六花”大战，也十分精彩。而且，铁古涅乌、卡古伊库和多兹——如今敌对的三只凶魔，曾经却是挚友，这一点也让阿德雷特感到十分好奇。

不过，如今最重要的还是先听哈尤哈的事。

魔神被打败以后的一个月里，多兹它们日夜哀号。魔神被打败的痛苦有多么沉重，多兹实在不知该如何向人类形容。如果要举例的话，像是无法避免的死亡？失去最爱之人的悲伤？又或者是面对世界即将毁灭的绝望？多兹觉得这一切都远不及那种痛苦，魔神对凶魔来说是何等重要的存在，人类终究是无法理解的。

而且，它们承受着更深的悲痛，心爱的凶魔们在难过，可是自己却无能为力。这个事实也在折磨着它们的内心。

三只凶魔责怪自己、互相指责、自残身体，甚至企图自杀。

有一天，多兹再也忍受不了同伴们的哭声，扔下卡古伊库和铁古涅乌飞奔而出。它爬上山顶，穿梭于森林，穿越山谷。可是，无论多兹到哪儿，哭声都络绎不绝。

多兹一头撞向大石头，即使血流不停也一直猛撞。这样它还不满足，又用雷击灼烧了自己的身体。多兹一直折磨了自己一天，最终筋疲力尽，失去了意识。

趴在地上的多兹心想：为什么它们非要日夜哀号呢？为什么非要如此痛苦呢？为什么非要战斗不可呢？

疑问没能获得答案，多兹的意识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多兹睁开了眼，发现自己身上有一道影子。有人正在俯视着自己，多兹以为是卡古伊库，抬头往上一看，吃惊得哑口无言。

“喂，可爱的凶魔。”她微笑着说道，“你对人类和凶魔谁都不用哭泣的世界有兴趣吗？”

就这样，哈尤哈出现在了多兹的面前。

“喵，哈尤哈是位美女吗？”汉斯又打断了多兹的话。

“你就不能闭嘴好好听它说下去吗？”

“喵，俺从小就经常惹人生气呢。”

汉斯被莫拉吓得缩起了身子，然后从行李中拿出一块破布，用剑切出衣服的形状。看来，他是想趁着听故事的这段时间，缝制一件替换的衣服。阿德雷特叹了口气，心想这可真是个闲不住的男人。

“以人类的标准来看，哈尤哈应该不算是大美女吧。她长相很普通，不过除此以外的一切，都完全异于常人。”多兹滔滔不绝地说着。

哈尤哈一直盯着多兹的脸，满面笑容。多兹也回想起了她就是一个月前战斗过的敌人，可是，它完全不知道自己该作何反应。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、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、为什么一直看着自己笑，多兹完全无法理解。

过了很久，卡古伊库拿着铁古涅乌飞奔至此。一看到哈尤哈，铁古涅乌就发出惨叫。卡古伊库一时茫然失措，随即全身喷出焰毒，摆出战斗姿势。

可是，哈尤哈全然不为之所动，笑着举起双手，向它们靠拢。

“哟，狮子，无花果，你们来得正好。我是哈尤哈，今后

就是你们的同伴了，请多多关照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嗯，是我说得太快了？那个，该从何说起好呢？”哈尤哈摸着额头陷入了思考，“对了对了，有件事需要你们的协助，愿意听我说一下吗？”

下个瞬间，卡古伊库手中的利剑一声长鸣，朝着哈尤哈的脸全力劈下。可砍到一半，剑悬在了半空。这并非是由于哈尤哈的抵挡，反而是因为她什么也没做。她只是一脸淡然地望着停在自己头顶的剑。

“哎呀呀，狮子，你怎么了？”

哈尤哈并非早已算到自己不会被杀死，从她的表情来看，并无一丝轻蔑之意。她不过是平静地接受了近在眼前的死亡。

“为什么不躲开，六花的勇者？”

“嗯，因为就算我死了，也不会有人遇到麻烦。”

卡古伊库再次举起剑，多兹也做好了释放雷击的准备。然而，因为哈尤哈全身都是破绽，反而不知该从哪里发起攻击。

“好了，站着说话也不舒服，不如坐下来吧。”

哈尤哈放下背上的酒桶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从哈尤哈的态度中，多兹它们感受到她是真的不在乎生死。

随时可以杀死她——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，多兹它们才有了听哈尤哈说一说的念头。如果哈尤哈有一丁点儿想要保护自己的动作，恐怕立即就会引发战斗。

“那么，刚才我也说过了，有件事想要得到你们的协助。恐怕也只有拜托你们了。”

多兹它们只是听着，没有附和。它们虽然愿意听一下，却丝毫没有协助她的意思。目前占据它们内心的只有对哈尤哈杀死魔神、惹哭凶魔们的愤怒。

“我呢，正打算探索魔神的真相。”

三只凶魔都紧张了起来。

“魔神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，是出于什么目的才诞生的？我想要知道这些，因此必须要有你们的协助。”

三只凶魔面面相觑。

魔神为何会诞生？不仅是多兹、卡古伊库和铁古涅乌，这是所有凶魔都没想过的问题。魔神就是独一无二的魔神，从没有凶魔对它的存在怀有过疑问。

“我想，恐怕就连你们也不清楚魔神的真面目吧。虽然我没有任何根据，只是出于我的直觉。”

三只凶魔什么也回答不上来。于是，卡古伊库反问道：“你寻找魔神的真面目要干什么，把它封印还不够，还想彻底杀了它吗？”

“杀死魔神？为了什么？”

哈尤哈一脸纳闷地歪着头，这令多兹它们大吃一惊。

“难道不是为了……保护人类吗？”

“啊，原来如此。保护人类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。”

多兹呆住了。她不是一个月前为了保护人类而战的六花勇者之一吗？

“反正不会杀了它吧，相比死去，魔神还是活着更有趣呢。”

“有……有趣？”

“魔神要是活着，不就能跟它一起玩了吗？如果死了就玩不成了，那就太无聊了。”

三只凶魔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是否有趣，对我来说只有这一点。除此以外的一切，都不过是无聊的虚幻。那些执着于爱和正义什么的无聊之人，可